

Writing Degree Zero and Human Freedom

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

—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

项晓敏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

——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

项晓敏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
项晓敏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8
ISBN 7-309-03739-1

I. 零... II. 项... III. 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
IV. B83—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8159 号

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

项晓敏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曹珍芬

装帧设计 马晓霞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75 千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一版 200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3739-1/B·204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罗兰·巴尔特作为 20 世纪西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成为领衔人物。纵观巴尔特的文学美学思想,其核心是反对一切权威和中心,反对观念意识对人的束缚,主张给人以自由。本书对巴尔特重要的学术理论进行了梳理和阐述。

巴尔特强调写作中语言结构的形式自由和作者中性的、零度的写作观,反对表现社会思想观念的价值式写作。他创建起系统的符号学理论,用符号学方法解读现代社会现象和文化信息所构筑的现代神话,对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进行了揭露。巴尔特将结构主义观念运用于对文学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之中,从作品内在的结构层次去认识和把握叙事作品。作为解构主义代表的巴尔特将理论的重点放在了对作者和文本的解构上。他的作者之死的理论强调读者不是被动地阅读文本,而是主动地在阅读中介入作品的再创造,达到文学艺术的审美和个人身心愉悦享受的完美融合与统一。巴尔特的美学思想从零度写作到符号学、神话学,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无不体现出对审美主体人道主义与人的自由存在的终极关怀。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零度写作与文学语言自由	14
一、游戏写作与人的愉悦	17
二、伦理自由与语言自由	21
三、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	35
四、风格与自由	40
五、零度写作与“不及物写作”	46
六、零度写作的辩证美学思想	56
第二章 现代神话的美学世界	74
一、语言、符号与神话	77
二、“解神化”功能和价值取向	85
三、现代神话与神话审美	94
第三章 符号结构的探险历程	102
一、从语言到符号的嬗变	105
二、能指、所指与意指的审美界说	118
三、意指的多层次特征	130
第四章 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诗学	138
一、结构主义及其审美思维	141
二、叙事结构分析与结构主义诗学	154
三、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与实践	172

2 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

四、文学科学与文学批评	179
第五章 文本的解构与人的自由	194
一、作者之死与读者自由	198
二、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	214
三、文本的愉悦与人的自由	232
主要参考书目	243
后记	246

导 言

一种写作的选择以及随后所担负的责任表示着一种自由……我当然可以为自己选择某一种写作,并在此姿态中肯定我的自由。

——罗兰·巴尔特

在 20 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如果要列出几位著名人物的话,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当是首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作为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巴尔特在当代文学批评和美学领域,无疑是一位领衔人物。巴尔特以他杰出而丰富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成为学界和文坛研究、论述和评论的中心之一,成为“整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文艺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著名批评家乔纳森·卡勒尔在他的《罗兰·巴尔特》一书中,以“多才多艺的人”、“文学史家”、“神话学家”、“批评家”、“论战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者”、“享乐论者”、“作家”、“文士”等称谓为标题,对巴尔特进行逐一专论,足见其才华横溢的智慧和博深造诣的学术。卡勒尔评价说:“巴尔特似乎是继萨特之后的法兰西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并获有广大的读者群。……巴尔

特是一位国际性人物，一位现代思想大师。”^①

巴尔特 1915 年 11 月 12 日生于法国海滨城市瑟堡的一个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加斯科尼人，母亲是阿尔萨斯人。次年身为海军军官的父亲在北海指挥蒙田号巡逻艇海战中阵亡。巴尔特在巴永纳与祖父、祖母和母亲一起生活，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9 岁时随母亲移居巴黎。1934 年巴尔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中学业士学位毕业。正当他满怀希望、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学校时，却因肺结核病而被送往比利牛斯山区疗养院疗养。一年后病情好转，返回巴黎，在索邦大学就读，专修法语、拉丁文和古希腊文。1939 年因病而免于兵役的巴尔特在比亚济茨和巴黎的中学任教，至 1941 年结核病复发而中止工作。以后的 5 年中，巴尔特主要是在阿尔卑斯山区的疗养院中度过，期间开始他最初的写作生涯。疾病痊愈后，巴尔特先后前往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和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教授法文。20 世纪 50 年代初回国后，在政府文化部主管海外教学的机构工作了两年。1952 年，巴尔特获得一笔词汇学研究基金，从此开始他的理论研究之路。1953 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零度写作》出版，文坛的评价与反响给巴尔特带来极大的声誉。1960 年，巴尔特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担任经济与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负责人，1962 年被任命为符号、象征与表象社会学专业的研究导师。随着一系列理论力作的发表，到 60 年代末，巴尔特已经成为巴黎文化界名流，并以文学结构主义领衔代表的身份，与当时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思想

① 乔纳森·卡勒尔：《罗兰·巴尔特》，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 年，第 19 页。

史和历史学家福柯、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并称于世,分治了结构主义的各个不同学科领域。成为名人的巴尔特大量应付着各种纷至沓来的讲演和旅行邀请,但他似乎更喜欢宁静的幽居生活,在研究院潜心从事他的理论研究。1976年,巴尔特被聘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在这个代表最高学术权威的大学课堂讲授符号学课程。1980年2月25日,巴尔特刚参加完一次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午餐会后,在横穿法兰西学院前的学校街时,被一辆洗衣店的轻型卡车撞倒。在医院的医治中,巴尔特的身体曾一度康复好转,并能接待来访的客人。3月26日,巴尔特因特殊的生理缺陷,长期处于肺部呼吸不足状态而导致肺部并发症,猝死于医院。

巴尔特美学思想及理论建树涉及广泛,对文学语言、文学和写作、社会文化、符号学、神话学、文本结构和解构、文学批评和接受美学等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深入研究和论述,其代表作有《零度写作》(1953)、《神话学》(1957)、《符号学原理》(1964)、《批评与真实》(1966)、《S/Z》(1970)、《文本的愉悦》(1973)、《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1975)、《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1977)等。

巴尔特的美学思想是与他的文学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具哲性诗学的特征;同时又与符号、结构结下了不解之缘,具有结构主义的特征,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5年之前)为语言与写作探索阶段,主要的著述有:《论纪德和他的日记》(*Notes sur André Gide et son Journal*, 1942)、《零度写作》(*Le Degré zero de l'écriture*, 1953)、《米歇莱自述》(*Michelet par lui-même*, 1954)等。以《零度写作》(1953)为中心,巴尔特在接受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转向对语言/言语和语言结构的研究,并将其运用

到对文学和写作的研究中来,提出了文学创作中不含观念意义的“零度写作”理论。语言结构和形式的审美思维一直伴随巴尔特美学理论的始终。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巴尔特在疗养院治病疗养期间有规律的生活,使其有机会接触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知识,深受萨特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自称是一名萨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他最初的写作生涯。巴尔特早期的审美思想形成,与阅读纪德的作品和探究纪德的写作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在《论纪德和他的日记》等文章中,表现出巴尔特对写作和文学的热情与关注。他把写作看作是人的生活内容的一部分,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延伸。写作既是一种人生的实践活动,又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既是生活享受又是审美欣赏,既是一种文学创造,又是一种学术探究,充分体现了生命本质和自由属性。巴尔特主张如纪德一样,不注重“意义的句子”,而是通过平凡普通、优雅温和的语言,去与读者平等交流。他认为写作就是个人从自己的身体出发的一种感受和情绪的表达,其本质是一种游戏。写作中不要解释,不要意图,不要预设,不要介入。写作中随心所欲,满足欲望;既构成了人生快乐本身,又形成了作品的产生。在写作中体验人的愉悦和自由感觉的审美理想,这在巴尔特后期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也成为巴尔特一生追求的美学目标。

《零度写作》作为这一阶段的美学思想代表,巴尔特提出了文学就是语言、文学的历史就是语言符号的历史、“语言结构包括着全部的文学创作”的著名论断。表现出巴尔特在接受萨特影响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巴尔特反对一切带有价值取向的革命式写作、马克思主义式写作、思想式写作等写作形式。

提出文学不应是社会意识的附庸,它是一种语言结构。提倡一种形式主义的、非使命感的、中性的或白色的写作,即“零度写作”。在对写作行为和文学作品的分析中,认为文学作品的结构是由语言的水平轴和风格的垂直轴共同组成的图式结构。一切写作都是在空的语言结构形式中,伴随着作者的个人风格而融进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零度写作理论,主张写作是语言结构的构建和行为动作过程,不是意义和观念的载体,已初具结构主义思想。它将文学及其写作纳入语言结构之中,在自由的言语和中性的零度写作中,作者不再被社会意识和传统价值观念束缚,而仅仅是“语言神话的囚徒”。文学中自由的语言表达,使得“文学成为了语言的乌托邦”。写作主体也因此摆脱了观念社会、道德价值的禁锢而获得了解放和自由。

第二阶段(1956年—1960年代末)为符号学与结构主义阶段。主要著述有《神话学》(*Mythologies*, 1957)、《论拉辛》(*Sur Racine*, 1963)、《符号学原理》(*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 1964)、《批评文集》(*Essais critiques*, 1964)、《批评与真实》(*Critique et Vérité*, 1966)、《时装系统》(*Système de la Mode*, 1966)、《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1966)等。巴尔特受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心理结构理论影响,在语言结构和心理结构结合中,创建其符号学,并以符号结构和层次的理论,解析代表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现代神话,形成巴尔特系统的文化结构主义理论。巴尔特明确界定了源于索绪尔的符号学基本概念,梳理了符号学的主要理论及美学内涵与外延,详尽论述了“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组合与系统”、“外延与内涵”等符号学的基本范畴。建立起一种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学,将一切文化现

象,不论是文学、绘画、音乐,还是工艺品、家具、服饰等,都纳入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之中。

巴尔特以符号学层次结构理论,在能指、所指、意指以及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的层次中,以“解神化”的方法进行符号的深层审美解读,揭示“现代神话”使人麻木与愚昧的本质。在对神话进行语言学、符号学的解析中,引起对“社会所蕴涵的一些(流行)神话的反省”。暴露现代神话的欺骗性,揭示事物的真相,显示客观世界与社会人文的真理,启迪人们的思想,让人从那些伪装成自然的神话而事实上充满意识形态欺骗中觉醒,并使人从对时尚流行的庸俗依赖中解脱出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

作为结构主义者的巴尔特,经历了由语言结构、符号结构走向文学作品叙事结构的不同发展阶段,构建起结构主义诗学和结构主义美学理论。巴尔特运用语言结构模式来构架人文学科知识结构,尤为强调能指与所指、共时性与历时性等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在结构内重新分割和排列组合各种成分,在相互的类比和对立差异之中,发现其中的意义,从而把握客观世界和事物的本质。巴尔特将他的结构主义观念运用于对文学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之中。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提出,要对叙事作品进行分析理解,就必须运用内在结构分析的方法,找出作品的意义层,即作品内在的描述功能。一部作品是从基本的“功能层”到人物的“行动层”、并进而形成“叙述层”的话语叙述,在层次的纵向连接中,叙事作品的意义才最终体现出来。文学不是从作品内容和意义,而是从内在形式结构的角度去分析和读解的。巴尔特建立起了文学结构主义,开创了文学批评和审美思维的新方法。在《批评文集》中,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元语言、作家作品和文学史评价等,作出了结构

主义的理论阐述,使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观念更趋成熟。

巴尔特不仅是结构主义的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新方法的实践者。他运用结构主义审美观念和分析方法,在《论拉辛》中塑造了全新的拉辛,对拉辛的悲剧进行了重新解读,使得拉辛的悲剧因而具有了新的意义,也因此引起了与学院派、旧批评的论争。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巴尔特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结构主义诗学和文学批评审美观念和理论。在《批评与真实》中,巴尔特以结构主义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客观性、品味性、明晰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进而提出了文学科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结构主义诗学和文学科学注重的不是作品中作者所赋予的主题思想和情节内容,而是空无的结构和形式,强调语言的象征功能和作品的多义性,强调不同时代对语言和结构的不同理解,也会形成对作品思想意义和人物形象的不同读解。巴尔特对文学科学、文学批评与文学阅读,以及社会、作者与作品关系的论述,提出明晰的结构主义文学科学的纲领,标志了他的结构主义诗学和美学的真正诞生。

第三阶段以1970年《S/Z》为标志,巴尔特从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对作家、文本、内容和意义的解构,对阅读主体接受美学的阐述,成为其后期理论阐述的主体内容。主要著述有:《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Author*, 1968)、《S/Z》(*S/Z*, 1970)、《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 1970)、《萨德、傅立叶、罗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 1971)、《文本的愉悦》(*Le Plaisir du texte*, 1973)、《罗兰·巴尔特论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 1975)、《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Fragments d'un Discours Amoureux*, 1977)、《转绘仪》(*La Chambre Claire*, 1980)等。

这一阶段,巴尔特文学美学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作者

之死》、《文本的愉悦》等文中,巴尔特从对语言写作、文本结构的关注和建构,转向了解构。他认为无论是语言、写作还是结构本身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代表着人自身存生的丰富性和自由性,提出了“作者之死”的著名论断。在写作和阅读中消解了作者的权威和中心地位,对文本的审美鉴赏不再去考证探究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不再注重作者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意图。强调各种文本内容在作品中交互出现,即具有“互文性”或“文本间性”的功能,其中各种文化因素在文本中相互影响。文本中作者个人的痕迹抹去了,作者在其中写的内容、情节、意义等,都显得无关紧要了,也不再被读者关注。于是在作者的消亡中,新型的读者诞生了。作者与读者地位的颠覆,写作功能与阅读功能的重构,一方面是对读者的一种尊重,把阅读的自由,把对文本意义的认知自由,把阅读行为中的自由自在愉悦审美感受还给了读者。另一方面,对作者来说,写作不再受社会思想观念的束缚,作者不再担当思想启蒙者和道德训诫者的角色,而只是自然风格和自由语言在其中徜徉,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使得创作主体获得了解脱和自由。

巴尔特认为文本的内容对于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传统的“可读性文本”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文学,它要求读者以屈从的态度去阅读文本。而现代的“可写性文本”则是一种主动创造的文学,在这类作品中读者既是欣赏的主体,又是创造的主体,读者在充分的参与及创造中,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趣,从而完成最后的文本。与静态的“可读性文本”相比,可写性文本具有动态变化的功能,文本可以被读者重写、再生产和再创造,因而具有意义多重性、空间开放性的特征。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文本消费者,在阅读的同时,也成为了文本的生产者。《S/Z》就是可写性文

本理论成功的实践之作。对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巴尔特将其分解切割成 561 个片断，然后用五种符码（阐释符码、意素符码、象征符码、行动符码和文化符码）来分析这些片断。对《萨拉辛》的读解就不再是单一的社会学解释了，而是以文本片断为依据，融入了各门学科知识和各种文化因素，对作品进行多元意义的解构性读解。《S/Z》也成为巴尔特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作。

后期的巴尔特更关注于阅读主体和审美鉴赏，强调阅读和鉴赏给人带来的愉悦和享受。在《符号帝国》中，在对日本文化与生活的几十个符号的解读中，严谨的结构理论和符号层次理论已经荡然无存，代之以作者对陌生文化与生活现象的任意读解中所体验到的内心极大快乐与欢欣。日本文化的真实内涵，神话符号的意指、象征意义都无关紧要，关键是陌生中所留下的空白，与西方文化差异对比中所感受到的新奇快感。巴尔特在《文本的愉悦》中，将读者在阅读文本中产生的快乐感受分为“愉悦”和“极乐”。读者从作品的内容和文本内在固有秩序中获得愉悦，而在创造性破坏文本的结构和内容中获得的一种极度的愉悦或极乐。在愉悦性和享受性的阅读鉴赏中，读者摆脱了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伦理的禁锢，将文本审美的过程与躯体、情感欲望和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读者在文本断裂的边缘、间隙和空白处，获得了一种与个人身心相融合的欢快愉悦甚至极乐狂喜的感觉。这样的文本审美鉴赏本身，更具有人本内涵上的哲学价值和意义。因为在阅读的毫无束缚和禁锢的愉悦和享受中，人可以真正的感受自我，从而体验到作为真正的人存在的自由。

巴尔特的哲性诗学和美学理论成果丰硕、涉及领域广泛，从早期的对写作与语言的关注，到创建符号学、文化结构主义和结构主

义诗学,及至后期的文本解构主义,期间不乏具有极大社会轰动和文坛反响的文学批评、散文小品等,其审美思想和理论观念的阐述呈现出演进式的特征。巴尔特一生的理论论述与写作实践,可以说是哲学的但更是美学的,是理性的更是感性的,是科学的更是人文的,是严谨的更是趣味的,是犀利的更是温和的,是严肃的更是快乐的。形成巴尔特美学思想与理论风格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巴尔特早年家庭中落,由中产阶级戏剧性地落入贫困境地,长期的拮据状态,节衣缩食的生活,是他日后表现出对舒适、快乐、享乐主义追求的潜意识之源。正如巴尔特自己回忆所说:“家庭生活经历所留下的,不是痛苦而是拮据,以至恐惧与人交往,诸如度假的问题、鞋子的问题、课本的问题,甚至吃饭的问题。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匮乏与拮据,可以解释日后作为补偿性的自由哲学、多元快乐哲学和闲适哲学,其成因显然首要的是钱而不是性。”^①

其二,巴尔特长期处于肺结核病的阴影之下,他称自己的身体世界是托马斯·曼的《魔山》世界。治疗疾病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容易消磨人的锐利锋芒和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得人的性格趋于温和内向。另一方面也使得巴尔特有较多的时间与病友相处闲谈,长期在友情中和睦共处,逐渐形成那种有条不紊的生活方式以及温和的待人接物性格,这些都为形成巴尔特温和而柔美的个性风格奠定了生理心理的基础。同时,疾病也使得巴尔特更关注于自我的持续不断的身体感受,而非对外部的事件评判。与通常人相比,巴尔特更多一种作为病人或即将走向死亡之人的角度去审视和体

① Roland Barthes: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Hill and Wang, New York, 1987, p45.

验社会人生,对生命与死亡、痛苦与欢乐、绝望与希望的多重多维的思索,使得巴尔特深切地感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自由与愉悦——生活的自由与愉悦、写作的自由与愉悦、阅读的自由与愉悦、人生的自由与愉悦。巴尔特理论中的结构形式、语言符号、文本愉悦、作者之死、解构主义等概念,无不与生命、死亡、快乐、希望等符码相伴,无不与自由和愉悦联系在一起。

其三,巴尔特所处的时代,从整体上来说,正是处于学界的语言学转向的时期,对事物的本质意义探求转向对构成事物的形式的思索,不同学科领域无不以语言学为中介而建立起自己的形式结构理论,巴尔特的主要贡献是他始终将语言符号、结构主义与文学写作紧密结成一体。我们不难理解当1953年《零度写作》发表前夜,巴尔特感受到的文坛即将为之而震动,自己即将脱颖而出那种喜悦。文中从语言结构形式角度对写作自由的追求,所对应的是当时的哲界名人萨特的伦理自由,一下子拉近了巴尔特与萨特的距离,他们两人分治了文学写作的内容意义和形式结构的理论王国。而对文学语言结构的理论乃至以后将其推进到后结构主义的文学解构理论,无不表现出巴尔特对语言结构形式及文学结构形式的偏爱与青睐。

其四,巴尔特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尤其是1942年至1964年间,一直处于一种职业不稳定状态。同时在以后的创作和理论建树的过程中,专门学历的欠缺,学科理论的艰涩等,都给巴尔特理论风格形成带来一定的影响。即使以后当他的名声和地位足以令他挥斥方遒,巴尔特仍然表现出他的温文尔雅和对情趣趣味的追求。他内心以萨特为楷模,却没有萨特那种居高临下的启示教诲,并一直避免名家地位和声望权势姿态——尽管巴尔特的温和中不